

# 奴隶

# 恨

刘继相  
著



重庆出版社

# 奴隶

# 恨

刘继相 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寇小平

刘继相 著  
奴 隶 恨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重庆分所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6.5 插页4 字数409千  
1999年5月第一版 1999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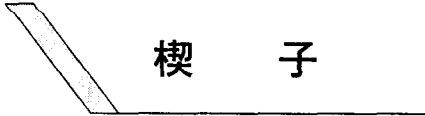
ISBN 7-5366-4155-9/I·831  
定价: 25.00元

## 内容简介

《奴隶恨》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1913年初至1914年末，四川冕宁窝堡地区彝族奴隶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抗奴隶主压迫的起义。这次起义波及冕宁全县和越西等邻近各县，震动了整个凉山地区。本书以这次起义为题材，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加工，再现了当年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书中着重描写了以卡耳为首的奴隶武装，与日尼瓦达、倮伍日木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殊死搏斗。本书采用了武侠小说的形式，书中充满了斗智斗勇、勇猛拼杀的场面，同时又展现了彝族人的各种风俗和习惯，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因此，是一部既有可读性又有文学性的作品。

# 目 录

|                  |        |
|------------------|--------|
| 楔 子 .....        | ( 1 )  |
| 第一章 水深火热 .....   | ( 8 )  |
| 第二章 义火蔓生 .....   | ( 49 ) |
| 第三章 伏击 .....     | (105)  |
| 第四章 誓师大会 .....   | (130)  |
| 第五章 较量 .....     | (147)  |
| 第六章 艺镇群魔 .....   | (201)  |
| 第七章 将计就计 .....   | (229)  |
| 第八章 五虎斗牯牛 .....  | (250)  |
| 第九章 火烧罗洪寨 .....  | (272)  |
| 第十章 活捉日木 .....   | (305)  |
| 第十一章 群雄捉奸 .....  | (343)  |
| 第十二章 激战樟木沟 ..... | (368)  |
| 第十三章 风云突变 .....  | (413)  |
| 第十四章 血溅雅砦江 ..... | (446)  |
| 第十五章 饮恨千秋 .....  | (483)  |
| 后 记 .....        | (522)  |



## 楔 子

夜，不到三更，自然不算深夜。但是，鸡爪山窝堡盆地本就不太宽阔的天空，却被一层浓厚的黑云遮住，看不见一颗星星，更谈不上皎洁的月光，使初更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比深夜更加倍地黑暗。

夜幕之中，盆地北面的高坪子上，黑糊糊地躺着一大片房舍。房舍周围，寂静得连一声虫鸣鸟啼都听不见。一阵微风，从阴森森的树林中发起，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好似一群冤鬼在偷偷哭泣，使人毛骨悚然。

这是窝堡地区大奴隶主保伍日本的家。这所共盖着三进木架排列的四合大院瓦房，四周围着八九尺高的走马院墙，墙内建有平台，站在平台上，便可以瞭望墙外的一切。

从大门进去，一共三个大天井，四个小天井。大小数十间房屋，有会客厅、客房和自家人的住房……间间摆设整齐，特别是日本住的上院正房，一色的土漆家具更为醒目，与城内的汉族大地主家比较起来，也是毫不逊色的了。

靠后院另建有两排矮房，一排是“锅桩娃子”<sup>①</sup>的住房，另一排是专门关押犯人的土牢。牢中设有各种惨无人道的刑具，竟达几十种之多。

---

<sup>①</sup> 锅桩娃子：娃子即奴隶；锅桩娃子即围着锅边转的奴隶。在等级制度中，锅桩娃子是最低层的、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

在清朝时候，日本的祖上就用银子买通官府，当上了“土司”<sup>①</sup>，从此，日本家族一直统治着这一地区的数千彝族人民。他家里占有三千多亩水旱田地，一百多户娃子，其中“呷西”<sup>②</sup>五十多户，“曲诺”<sup>③</sup>七八十户。此外，还养着数以百计的堡兵，用于统治和压迫娃子百姓。几百年来，他家一直在这里收租、收税、派差、派款、放高利贷，残酷地剥削着彝族人民。

这天晚上，倮伍日本喝足了酒，吃饱了肉，手里捏着一根羊腿骨，敲着桌子骂道：“死娃子，站着干什么？像根死木头一样，还不快把鸦片烟给我摆好！”

“已经准备好了，请色颇阿普<sup>④</sup>回房里去抽吧！”一直侍候在日本身边的丫鬟低着头小心地答道。

“你怎么不早说？还敢和我顶嘴！”一贯无事也要生非的日本，边骂边把一碗油腻的羊肉汤朝丫鬟脸上泼去。

在日本家，挨打受骂是锅桩娃子的家常便饭。丫鬟习惯地逆来顺受，一声不响地揩掉脸上的油汤，小心地服侍日本抽完大烟，再服侍他解衣睡觉，给他盖好被子后，轻脚轻手地掩上房门走了出去。

日本也不再理她，舒舒服服地睡熟了。睡梦中，他突然听见“啪”的一声响，立刻从梦中惊醒过来。

屋里的菜油灯早已熄灭，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

日本一贯凶残成性，自知仇人不少，所以，一到夜里就提心吊胆。他警觉地从床边摸着洋枪拿在手中，然后轻轻地下床，钻到柜子背后，竖起一双耳朵听了半天，又什么动静也没有了。

---

① 土司：彝语称作兹莫，掌权人的意思。

② 呷西：又称作“呷阶”，即锅桩娃子的彝语称呼。

③ 曲诺：明头娃子，直接供奴隶主使用的奴隶，地位高于锅桩娃子。

④ 色颇阿普：色颇即当官的人，阿普本是祖父的彝语称呼，此处作当官的老爷解释。

他想，定是猫抓耗子弄出的响声，心里又踏实了些。他正要上床再睡，突然又是一声响，房门慢慢地打开了。

一口明晃晃的钢刀，随着一声怒骂，“咔嚓”一声，砍在日本的床上。床上的被子和席子，立刻被断做两截。

他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喊都没来得及喊出一声就胡乱开了一枪。

枪声一响，见一条黑影一晃，跳出门外就不见了。

护院的堡兵听到半夜枪响，惊醒起来，抓住刀枪棍棒，点燃松明火把，吼着号子，一窝蜂地赶到了上房。

日本见手下人赶到，胆子立即大了。

“来人呀，快，快抓刺客！”他从柜子背后钻出来大声喊道。

“色颇阿普，刺客在哪里？”一个堡兵头目跑到日本面前讨好地问。

“混蛋，向门外跑了，还不快追！”日本朝堡兵头目发火了。

堡兵头目讨了个没趣，回头对堡兵们大声喝道：“混蛋东西些，还不快追！”

骂完，率领一群恶狗似的堡兵，大喊大叫地带头追了出去。

混乱之中，一条黑影在日本家中，三晃两晃便到了后院，他单脚点地，一跃便上了后院墙，再轻轻地跳出墙外。

他机警地四处一看，正要朝山下跑时，突然身后伸出两只手来抓住了他。

他吃了一惊，来不及反抗便被两人拖着朝后山跑去，钻进茂密的森林，绕了几个圈子，转眼便消失了。

倭伍日本带人顺大路朝山下追赶，追了老远一段路，连个人影也没有见着。他忽然想起刺客不会顺大路逃走，应该搜山。接着，又忙了大半夜，搜遍了山林，除了惊起几只野兔外，仍然一

无所获。他只好胡乱地咒骂一阵，带着爪牙们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

他的军师保伍约达（人们背地里都叫他做狗头军师）来迟了一步，没随他去追刺客，而是带着一批堡兵，保护着日本的家眷，并把整个四合大院重新布防得铁桶相似。

“色颇阿普，追上刺客没有？”他见日本空手回来，明知故问。

“没有，刚才你到哪里去了？这时来问个屁！”日本没好气地答道。

“都怪我来迟了一步，让色颇阿普您受惊了！幸好您老人家的家眷都安全无事。刚才，我又重新四处布防一阵，现在就是一只麻雀也别想从这里轻易飞过。”狗头军师并不在乎自己挨骂，仍然向日本讨好地说。

“贼走关门顶屁用！差点没让刺客一刀把我砍了，你是怎样布防的呢？”日本越说越有气，指着狗头军师继续骂道。

“是，是，都怪我无能！”狗头军师被骂得低下了头。

“好了，好了，事情已经过去就不再谈它了。”日本也不愿使自己依为擎天柱的狗头军师过分难堪，岔开了话题，“来，你说说这刺客是怎么回事？”

“莫非没有刺客，阿普做了个恶梦吧？”堡兵头目插了一句，又想在日本面前讨好。

“胡说！我明明看见一条黑影朝床上砍了一刀，怎么说是做梦？”日本不满意地朝堡兵头目瞪了一眼。

“那，一定是鬼不是人！要是人，他纵有超人的轻功也跑不了那样快，我们不是连个人影子也没有搜到吗！”堡兵头目立即又换了一个说法，希望能得到日本的赞赏。

“莫非真是有鬼？对，就是鬼！”日本平时杀人无数，还只怕冤鬼来向他报复呢。

狗头军师听他们谈论，觉得心里好笑，只是不插言，抱个“稳坐钓鱼台”的态度。

“鬼，鬼，就是鬼！约达，是不是呀？”日本越说心越虚，忙向狗头军师求救。

狗头军师知道，日本用人之际，必要器重于他，故意思索片刻才说：“我反复想过，今晚的刺客不是鬼，仍然是人，而且是他！”

“谁？”日本急问。

“……一定是他！”狗头军师终于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你怎能肯定是他？”日本追问。

狗头军师没有马上答复，他掏出铜杆白石头烟杆，装上一锅兰花烟，慢慢打燃火，咂了两口，吐出一口浓烟。然后，嘴唇撮得像只母鸡屁股，“啐”一声吐出一口唾液。

日本竖起两只马耳，瞪着一双牛眼盯着狗头军师，等待他说出下文。

狗头军师见日本这般表情，知他急于知道详情，就越要拿他一手。他故意地一会儿点点头，一会儿又摇摇头。他知道，越是在这种时候拿架子，越能够提高他军师的身价！

日本早等得不耐烦了，但他知道，在这种时候，不能对狗头军师发火。

“你倒是快点说呀！怎么丢下个半截子话就不说了呢？”他强忍着一肚子气催问道。

狗头军师仍没吭声，又咂了一阵烟后才慢吞吞地说道：“这是明摆着的事，我们今天下午……他兄弟二人，老大行事稳重，还不至于随便惹事；老二性格莽撞，胆大包天，什么事干不出来！我断定，今晚行刺的刺客，是非他莫属了！”

“反了，反了！”日本一掌拍在桌上，大声喊道：“来人，快把他兄弟二人抓来，立刻剥皮挖心，我要用他两个的活人心来下

酒!”

“慢!”狗头军师拦住了他。

“什么意思?”日本对狗头军师出乎意外的行动,感到莫名其妙。

“我刚才的话,只是情理推测,并没有真凭实据呀!”真想不到,狗头军师居然也会重起证据来了。

“杀两个娃子,只当杀两只鸡。难道我杀个人,还要什么证据吗?”一贯凶残成性的日本,根本不把狗头军师的话当一回事。

“过去可以,现在不行!”狗头军师把声音放低,神秘地说。

“为什么?”日本的一双牛眼又瞪大了,活像在眉毛下嵌了两只大酒杯。

“你们都出去!”狗头军师把手一挥,让屋里的闲杂人都出去了,再起身四处看看,确信没有其他人了,才回到原位坐下。

“你这是要的什么把戏?”平时自信不笨的日本,今天确实让狗头军师弄糊涂了。

“最近,我听到一点极为重要的风声,恐怕不久在窝堡要出现一桩翻天覆地的大事!”狗头军师说话的声音更低了,并且说到这里便眯起两只鼠眼,像是还在思索,不肯把下文一气说出来。

“难道有人造反,谁是领头?”日本迫不及待地问。

日本越是着急,狗头军师越是不肯马上回答。他含着烟杆,“叭哒叭哒”地咂了一阵,慢慢地磕掉烟斗中的烟灰,再装上一锅兰花烟,点燃火后,又咂了几口才把烟杆递给日本。

日本接过烟杆拿在手里,没有含进嘴中去咂,睁大两只牛眼,等待狗头军师答复。

“领头人是谁,我还没有查出,暂时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

一点，如果此事是真，今晚刺客的行刺，便不是一般的行刺了。在他的背后，一定有更厉害的指使人，也就是这次造反的领头人！”狗头军师说得头头是道，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那就快把刺客抓来审问，定要问出他背后的主使人来！”日本又要派人去抓刺客。

“盲目乱抓人，只会打草惊蛇，反会误了大事。”狗头军师再次阻止了日本。

“难道就这样便宜了他？”日本又是一拳砸在桌上，大声吼叫起来。

“要抓！只是应该这样……才不会误事，这叫做‘借事出徐州’之计。”狗头军师终于献出了毒计。

“哈哈，妙，妙计！你真是奇才，这事明天就由你亲自去办。”日本听了狗头军师的毒计，满意地笑了。

狗头军师也跟着笑了。

夜静更深，两人狂笑，恰似鬼哭狼嚎！

## 第一章

# 水深火热

在1913年初至1914年末，在冕宁鸡爪山地区发生了一段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动人故事——

鸡爪山位于冕宁县西部山区。山上有郁郁葱葱的松杉古树，汇聚成无边无际的林海；崖畔有千姿百态的怪石，布成无奇不有的妙阵；山山险峰峭壁，处处幽谷奇川；异兽成群走，珍禽结队飞；飞流直下的道道瀑布，像一条条闪闪发光的银带，更像一条条透亮无瑕的水晶珠帘，挂满千尺峭壁，把永流不息的清泉，汇成一道道山溪，昼夜不息地哼着轻快的小曲，带着四季山花的浓香，朝雅砻江中流去……

这里景色宜人，如诗如画，一切都使人神往，使人陶醉！

鸡爪山上，在奇峰拥抱、险谷萦绕的山坳里，闪出一片不算小的坪子——窝堡盆地。多少年来，彝族奴隶们在这里开荒种地，把血和汗洒透了整片土地。

坪子四周，星星点点地盖着数十处草房，多是墙壁坍塌、房顶漏雨的破屋子。房后用几根树干拦成的牲畜圈中，关着一两只绵羊或一头耕地的老黄牛。

破房子的主人都是些曲火<sup>①</sup>，他们劳累了一辈子，受了一辈子饥饿和寒冷的威胁。

村西头小沟边住着一家“曲火”，全家四口人，只有两只瘦绵羊和一头老牛。因为欠下了奴隶主的债，哥哥沙马黑清和弟弟沙马黑达整天拼命地砍柴、打猎，妹妹沙马阿妞和阿妈一起种地。全家人勒紧裤带，拼命攒钱还债，谁知阎王债越还越多，总也还不清。

1913年农历二月，正当青黄不接的一个下午，在黑清家门口围了一大堆人。

十六岁的阿妞，扶着年过花甲的阿妈在门口哭泣。母女俩的眼睛，已经红肿得像是五月的桃子。

“阿妈，别哭了，穷人家没有钱，身子还要得紧呀！等黑清兄弟俩回来，大家再慢慢想办法吧。”一个中年妇女擦着眼泪说道。

“阿妈，你先别急，等卡耳哥一到，我们和黑清、黑达哥一去找日木，一定要评个道理出来！”邻村的一个名叫居克伍勒的年轻小伙子，是阿妞未婚的心上人，挥动一双拳头，恨恨地说道。

“唉！如今的世道，哪有娃子评理的地方啊！”一个身体瘦弱的老人，把石头烟斗中早就熄灭了的兰花烟灰磕掉，叹口气说道。

“不，伍勒，千万别让黑达去找倮伍日木评理，他那莽撞的牛脾气，会闯出祸来的！”阿妈挣扎着说道。

“怕什么，凭黑达哥的绝顶武功，卡耳哥超人的智谋，加上黑清哥和我们大家都去，闹翻了，还不把日本的狗窝翻个底朝天

---

<sup>①</sup> 曲火：白彝。在奴隶制度中，他们虽有一定的产权和有限的人身权利，但仍是奴隶，被统治者称为娃子。在奴隶中，他们人数最多，是奴隶主剥削的主要对象。因此，他们不能随便自主迁往他处或归附某一家支奴隶主。

才怪!”伍勒并不把日木放在眼里，自信地说道。

“日木家有兵、有枪，单凭你们几个人行吗？”瘦老人朝伍勒问道。

正在议论，黑清和黑达兄弟俩扛着打来的猎物，背着一大捆干柴，朝家里跑来了。

“阿妈，出了什么事？”黑清跑到门口，没顾上丢下柴就连忙上前问道。

“我家的牛……羊……”阿妈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半天说不清楚。

“阿妈，你慢慢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黑清既心疼阿妈，又急于知道实情，着急地催问一句。

“你阿妈受了重伤，一时说不明白，还是我来告诉你们俩吧……”瘦老人把事情经过详细告诉了黑清弟兄。

原来，保伍日木家每逢过年、过节，都要娃子们向他交纳“年贡”、“节贡”。五年前，黑清的阿爸为了向日木交贡，上山采药，失足从悬崖上摔下来，受了重伤。他被抬回家后，因为失血过多，无钱医治，没几天就死了。保伍日木知道后，不但不给以照顾，还立即派人前来逼贡，硬把贡款算做“杂布达”<sup>①</sup>。从此，黑清家就欠下了这笔阎王债。火葬阿爸之后又遇天旱，山地庄稼收成不好，除去交纳日木家本年贡税外，全家人只能吃莽叶和米糠，哪有余钱来还旧债呢！连续几年欠收，加上日木年年不断增加贡税，黑清家欠的杂布达也越滚越多，就一直欠了下来始终还不清了。

今天，黑清兄弟俩上山打猎未归，日木家又来逼债。阿妈苦苦哀求他们宽限几天，狗腿子不肯答应，抢走了他家仅有的两只

---

<sup>①</sup> 杂布达：一种高利贷。从开始放债到第十个年头，本利共计为原债的50倍。到时如果债户仍无力付债，奴隶主就将债户的子女抓去做自己的锅桩娃子，或卖给其他的奴隶主。

绵羊和一头耕地的老黄牛。她上前拦阻，狗腿子逞凶，一脚把她踢翻在地，又抽了二十皮鞭。这时，她遍体鳞伤，痛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一直站在旁边没说话的黑达，听了老人的讲述，两眼吐出愤怒之光，铁青的脸上，露出了一股杀机。他一声不吭，提起砍柴斧子就走。

众人见这个敢摸老虎屁股的汉子，怒气冲冲要去拼命，知道他此去定要吃亏，一起上前强行拉住了他。

“放开我，我要和日本拼了！为阿爸、阿妈报仇！”黑达被众人拉住，急得乱吼乱跳。

“兄弟，你先别急，等商量一下再拼也不迟呀！”黑清虽然信得过黑达的武功，但也知道日本家的实力，怕他去了寡不敌众，也拉住他好言劝说。

“你不急，我急！这口气我忍不下去。”从不和哥哥顶嘴的黑达，今天一反寻常，顶了黑清一句。

“日本家有很多堡兵，又有洋枪，你能杀得了他吗？还是等卡耳哥来了再说。要报仇，总得有个办法，自己才不会吃亏呀！”黑清并不计较黑达的顶撞，耐心地继续劝他。

“我只要报仇，不管这些，今天非杀日本不可！”黑达说着话，两膀一使劲，从大家手中挣脱，一趟冲出了老远。

“站住！”闻讯赶来的曲木卡耳，一声喝住了黑达。

烈马似的沙马黑达，正埋头快跑，忽听卡耳一声大喝，心里本不情愿，两只脚却不自觉地站住了。

“我……我……”他想分辩，然而，心里一急又说不出话来了。

“怎么样？有什么大道理，说出来大家听呀！”卡耳十分喜爱黑达，但对他的莽撞脾气从不迁就。

“我，我要报仇！要杀日本！”黑达鼓起勇气，终于第一次

在卡耳面前怒吼。

“你这样去，就能杀掉日本吗？要报仇，要杀日本，总得有个办法，快跟我回家去！”卡耳说话的口气，没有一点让黑达选择的余地，简直是下了一道死令。

黑达知道卡耳为人正直，勇敢机智，肯助人排忧解难，平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也知道他说话做事，从说到做到。附近几个村子中各个家支的人，没有不听他的话的。这时，他赶来阻止，自己不敢不依，也只得慢慢地回到家中。

“不杀掉日本，我们都活不下去。我们不但要杀日本，还要赶走所有大大小小的色颇阿普，让所有的娃子都能活下去！”卡耳等大家进屋坐好后，用温和热情的口气，讲出了大家从未听过的道理。

“对，赶走色颇阿普，娃子们不再受他们的欺压，大家自耕自食，才能有好日子过！”不知什么时候，沙马石曲也来了，正好接住了卡耳的话。

提起沙马石曲，大家都知道，他和卡耳是旗鼓相当的一对。无论大事小事，哪里有卡耳，哪里就有石曲。凡是敬佩卡耳的人，就没有不敬佩石曲的。

接着，他们向大家讲了很多赶走奴隶主、解放娃子的道理，句句话打动人心，全说在众人的心坎上了！

屋里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盼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只有黑达，独自坐在墙角里，一声不吭，心里正偷偷地在盘算他的计划。卡耳见他这般表情，带着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瞥了他一眼。

## 二

今晚行刺日本的刺客，果然是黑达。